

ZHAO XING
赵星★作品

一个相互怜悯的世界
也是互相攻击的集团

光之涩

友谊。爱情都曾让我的浮躁易怒任性所伤所累，无论所处位置的优劣，舒服自己。

我自以为是，总不顾地往前冲着现眼，总

脑子的找点东西就想较量一番，把自己豁出去才算胜利。

父亲说，回到现实中来吧，你终需归宿，别生活在UFO上了，还想当舞蹈家，我在你那里看不到

下缺心眼的你一个……

我与父亲弱点相同：自命不凡，情绪用事。我没帮过他，只是嘲讽、冷却

与父亲见信发信间，我落了泪，珍贵的是这情谊，而非云开雾散的欣喜。城市，梦想与现实的左

距越大，越加深对浪漫的渴求，许多鲁莽无谋的事都具有某种美感……

整个打巴理由成全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光之涩

THE
SLEERING
OF THE LIGHT

赵星 著 作品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光之涩 / 赵星著. —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
2012. 5

ISBN 978-7-5402-2815-6

I. ①光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8597号

作 者	赵 星
策 划	唐朝晖
责任编辑	李满意
特约编辑	郭爱婷
营销编辑	王 然 王 迪
出版发行	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100054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87×1092 1/32
印 张	6.25
字 数	140千字
版次印次	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22.00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我们都脆弱，互相憎恶也惦念。

我有的是力量成全、糟践别人和自己。



我不抱怨，不合时宜的想法
带到世上本就枉费心机。



■ 没有宣泄我活不下去。

本想这两天趁父母不在装好行李，凑逢他俩倒班似的轮个儿挨家。计划不能变，我已和舟童定好明天离家。若无其事地，我背对父亲将衣物装入旅行包。

“你要干吗？”父亲举着电视遥控器问。

“和同学换衣服穿。”我没敢回头，手里却没停。

多年后，父亲提及此事，说当时已起疑心，因这一念之差，我侥幸逃脱了管教的魔掌。

我托深啡放学后赶五点半前把字条和门钥匙放我家写字台上：

我走了，你们应该放心。我找到一份工作，周围都是熟人。我不愿待在家里了，不愿听你们的，不愿看你们脸色。我劝你们别费劲找我，早晚我得走，我们不能一辈子在一起。晚不如早。我不喜欢现在的生活，我小，不懂的太多，但也在追

求，尽管越来越不会满足，越来越不清楚想要什么。你们真把我找回来也没有意义，让我回到你们面前继续装腔作势?! 还是抓紧时间解决你们的问题吧，这个家没有必要存在了，不要欺骗自己，我们各走各路吧!

又叮嘱深咖和刁艳别告诉任何人有关我的行踪，过一阵儿我会主动联系她俩。

两个月前舞蹈排练，小脚趾错了位，本不爱学习的我落下一大截文化课，多得懒得补课。居然还要我考试？我不在乎分数，嫌寒碜的是爸妈。受不了死寂的家、斜楞眼、恶言恶语、冰冷的脸。花一个多月时间，我因年龄小，找不到工作，还差点儿为此掉马蜂窝里。问过校内外几个半生不熟仅照过面的朋友，其中一位煞有介事地带我到大山子认识几位老哥，险些被流氓认作小老婆一去不回头，那场景有点孤胆英雄铤而走险的意思。老大颇为痴情，扬言要上学校堵我。综上所述，学校与家万万回不得，试也不必考，现在要找新认识的假哥哥，他会日语，有个生鲜行专给饭店送海货。

“什么时候带我面试？”我问。

宾馆燥热，空调吹得人发干，假哥哥擦着湿漉漉的头发走出卫生间：“是这样，他们现在不缺人，但我跟经理关系不错，过半个月我带一拨儿台商去消费，到时再说，八成没问题。我发现你身材不错。”

“嗯。”我心想刚从一百二十斤减下来。

他不急着穿衣服，招呼我去被窝里暖和暖和。去他大爷的，上次见面不好意思半推半就做了一次，这次不能含糊。“没时间了，我跟房东约好送钱去，能借我五百吗？”

“行，别着急，坐会儿再走。”假哥哥掏钱，腻腻歪歪地讲起与前两个女友的事……

我接过钱忍着听了两分钟，在其沉于意淫时霍地站起来：“面试前咱联系吧，多谢你啊。”然后本帅穿衣拎包走人了。

百万庄居民区。我蹑手蹑脚上楼敲门，房东接过包，领我进里屋插上门栓。我一把搂住他脖子：“都想你了。”

“我妈睡觉呢，轻点儿。”

那晚，总算离开父母、老师，卸了包袱。我和房东舟童、频韦、潘高寿、冰宪等人前门广和剧场过的夜，接下来的四天中，我只喝些茶水、白开水，吃过两串糖葫芦、两勺米饭。不是没吃的，是不饿。一帮痞子、胡同串子不分昼夜在街上晃荡，丰盛胡同、二龙路、辟才胡同、缸瓦市、西单……赶上谁家没人，我们就去睡会儿。

频韦屋里冷得跟冰窖似的，进门得钻被窝，多待会儿就冻木了。虽有两个上下铺，可他弟根本不睡这儿，人家听话学习好。睡爸妈有火炉的屋里。这帮小伙子的家长不乐意他们在一起，怕凝聚起来破坏力太强，尤其潘高寿天天打架嗅蜜，他妈总纳闷怎么哪儿打架都有他，逢此，潘便一拍腰间：“Motorola寻呼机，随时随地传信息”。我们还现身烟雾缭绕的台球厅……直到某天午后，一个胡同岔口，频韦被蹲电线杆子下抽烟的人叫住说了半天话。

“我女朋友被杀，板儿砖就扔床底下，那男的当天自首了……”频韦红着眼圈往家走。夕阳西下，朋友们逐个儿离开。

尽管今晚住冰宪那儿，我还得说他是一臭傻×。他常揣把小刀，没事削我靴子底儿，骂过丫几回，改割我衣服。因为冰宪父亲

是军官，去派出所捞过频韦、潘高寿，所以大伙儿给他点面子。当我发现没人待见他以后也尽量躲着。

随冰宪七拐八拐到一破平房，这哪儿是家呀？又臭又潮，我冲舟童使眼色，想赶快撤。

“这么晚了去哪儿？凑合过今晚，咱就回家。”舟童也有些耐不住。他妈在家备足万宝路，要钱给钱，只要他不跟这帮磁们混，可依舟童意思就得抽都宝、捡烟屁股、举砍刀、上大街！

“怎么着，你俩睡不睡？一会儿来人没地儿可不管。”

被子和床我实在嫌脏，盖上舟童的军大袄儿，我俩沙发上睡着了。半夜迷迷糊糊间，进来俩人跟臭傻×一床睡了。清晨五点多我和舟童逃走，频韦听说我俩跟那儿窝了一晚，直咧嘴：“他们净往那儿带女的，偷来的电视也藏那儿，是不是有股味儿？”我频频点头。

走到距舟童家一半路时，他接到传呼，于是我俩改道找这个令他神情紧张的人。在天桥某台球厅等了两小时，将人打成重残正被通缉的白胖子才出现，把我们领到他家中。他睡家中床下，除他爸每日送饭收拾泄物垃圾外，门整天反锁。他向我们展示压在枕下长短不一的七把砍刀。我似睡非睡地卧在砍刀床上，等蠢笨舟童和白胖子酒醉呕吐完毕，我俩才离开那里，灰头土脸浑身污垢地出现在舟童父母面前。

“她不在我就不住了！”

.....

隐约听得舟童和他妈争吵，呼地屋门大开，舟童进屋撞上门。是夜，我浑身发烫，还好休息充分没烧起来。前几日没怎么进食，吃过他父亲请的火锅涮虾后眼睛肿如桃。两周后，我们搬到他父亲

单位新分的房子，大扫除中，我和舟童妈妈郝女士熟识了，她患2型糖尿病，病退在家，歇息时她用坤机（女士打火机）点燃绿圣罗兰轻柔地吞云吐雾。此间，我知道舟童是再婚者的结晶。

晚上，梦见经过积水潭桥下时被爸发现了，我想躲过那张严肃紧绷的脸，可他追上来要把我拽下司机副座。

常担心父母找我，不希望他们找到，不愿听关切的声音，近一个月连电话都没给家里打。去过假哥哥介绍的樱花苑，人家嫌我小，没有日本客人喜欢的莺声燕语的温柔气质，反具巾幗不让须眉的架势。

也好，假惺惺的哥哥从此便隐去了，而我不愿在舟童家仅是个添双碗筷的人，为此常帮他家人做些事，原则是不替舟童干。逢他要赖犯懒，我便揪住他耳朵或用话刺激支使他，好在这种情形次数不多。我不想这样住下去，打算天亮找工作。

收拾衣服时，舟童一把抢过我的行李包坐上面。

“又不是不回来。”

“不成，不许走，就得跟我待着。”

郝女士见我俩揉起来，上前劝解说服舟童，结果被推出屋。他顺势死死顶住门，双手叉胸盯我，一副不可理喻的蠢相。我看着他，心想你愿意让妈养着，我可不能也不愿意，明天连招呼都不打，蔫不唧儿地走。心定则神安，我不再与其对瞪，独自看书。

“星星，你说我开个店怎么样？”郝女士徐徐吐烟，仰脸眯眼看我，“海淀镇有个三十平米门脸，是我大学同学的房，她人在国外，说好每月交水电、管理费就行。”餐桌上她兴致勃勃。

“好哇，经营什么？还得办照呢。”我随声附和佯装关心。

“人家有照，我工商有人，办增项一礼拜就能下来。我想做礼

品之类的，那门脸在装饰一条街，咱们得跟装饰沾边儿，让舟童从同学那儿挑点不错的油画代卖，看看还能卖点别的什么，我准备拿六千块钱投资。”

商讨一番，我们决定卖毛绒玩具。说干就干，东跑西颠，在甘家口废弃的防空洞里成千上万娃娃堆中，挑了好多奇形怪状的东西，再买彩带、包装纸、价签机……洗净所有脏玩具包好玻璃纸，贴上高于成本三至三十倍的价签。我们仨边干边商量，觉得全能卖出去。郝女士给我和舟童印了名片，我的头衔是“经理”，舟童则是“主任”。

“为什么她当经理我当主任？”舟童肾虚，脑门上秃了一撮头发，腆肚驼背，运足气憋红脸举着名片冲他妈大嚷。

“你有那脑子吗？”

饭后我打着饱嗝一屁股把舟童的吉他摇棒坐断了，他抱着吉他哭笑不得。

“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赔我赔……”

晚上，我俩抱一块儿过家家似地恬睡。

春节将至，舟童家招待亲朋好友需要几张麻将垫，我俩去他前女友家取。

开门的女孩愣了一下，听我问好才释然，向跟在后面的舟童打了招呼。

慕子义体态丰满不垮懈，可能和练排球有关，她皮肤细腻白得没血色，两只黑眼圈显得脸色发青，衬得粉红樱桃小口果肉般娇艳欲滴，单眼皮细长目配上蜻蜓翅膀似颤动的睫毛，秀鼻小巧微隆——一幅古代画作中的美人脸。她待人接物分寸得当，我们寥寥

THE SUFFERING OF THE LIGHT



欲滴
櫻桃小口果肉鮮艷
體態丰滿：村得粉紅
暮子文白暫細膩

数语便产生好感。一直想有位士为知己者死的朋友，虽然从小和深啡跳舞，中学还同桌，两家又离得近，但我们心思、审美不同，对生活工作朋友社会的态度不同，我与刁艳关系融洽时也仅停留于玩耍痴中。愿望虽好，不可一蹴而就。

我们开的装饰美术部里生意惨淡，除我们一家外，整条街都是批建材的，加之仓促开业欠长远规划，店面未装修，货价偏高，顾客寥寥，临近节日，未进多少账。我们仨人一台戏，借说学逗唱打发时光。

某日上午天气晴好，一妇怀抱幼童，手执蜜蜂玩具仔细端详想借脏迹还价。舟童胸有成竹颇为豪爽大气地说：“干净，都洗过了！”

大年初一我醒得最晚，恍惚中听郝女士说什么有关电话的事。从卫生间出来，他们一家似笑非笑地看我：“你妈来电话了，问你怎么样，工作得好不好，你不给她回电话问个好？”我愣了，妈怎么知道这儿的电话？坐回床琢磨，他们可能早知道我在这儿，所以没报警，打电话是想告诉我，他们掌握着我行踪？如果仅是这个目的，会令我反感，这种管教和关心如黏在身上的虱子甩也甩不掉。不然是何意图？试探我是否在这儿他们就放心了？刚才舟童一家也许在跟我开玩笑？要真这样，我倒希望爸妈别因为我过于伤神。离家一个多月来，走街上会下意识四处张望，以防备同学或父母的朋友看见、跟踪，凡是这些人常出没的地方，我都提高警惕。

我约深啡在西单商场过街桥上见。

起风了，她头顶大花格布帽，穿得厚厚实实：“前几天你妈去刁艳家，说到动情处她们都抱一块儿哭了，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”

“还没想，”我没梳辫子，疯散着半长不短的头发，“他们不

知道舟童吧？”

“嗯，不知道。”深啡瞥一眼桥下抽烟打闹的频韦、潘高寿。舟童不时冲我撇嘴打手势。潘高寿看见深啡要上来搭话。

我推她肩膀：“走吧，等我电话。”

“小心点儿……”深啡圆滚滚的小身影跑下桥。

“哎、哎……”潘高寿手挽棉夹克，追两步喊她。

“行啦，走吧，也不累！”

潘站住，跟我照眼儿。

装饰美术部苟延残喘一个月，我们折腾一番请玩具们回家，油画挂满墙壁。结局不太坏，算上这些货品没赔没赚，郝女士想逮机会转给朋友。

日子平淡地流，舟童总拿与我交往的男孩和漂亮女同学说事儿，嬉皮笑脸地挑衅。我不说破坏感情伤人的话，要真不想好就不用废话。可我记恨他某些想法，总是候着时机恰当抓住把柄还以颜色。

这段时间，中午比前阵子暖和了，尽管每天凌晨两三点下班仍改不了我不贪睡不赖床的习惯，上午十点多钟准时起床。凭目前能力，省事又收入不低的只有在夜总会当包间服务员。我是新来的，没有客人预约，尽接待男女老少一家子，根本挣不到小费。主管分给我的，不是最大就是最小包间，这两种包间在生意火的时候，才会被卖出去。今天我不会老老实实站一晚过道了。

晚十点，对面最后一个服务员进了包间，红色幽暗的过道又剩我一人。溜达几圈没看见主管影子，保安都跟楼上保卫迪厅呢，我

路过每个包间时有意无意窥视玻璃门后的情形……被客人发现了，我飞贼般轻如燕奔回原位。

贾银浓妆艳抹，盖不住蹉跎岁月，一脸老坏蛋相逛荡到我面前，不怀好意地问：“扒门口的是你吧？上我那屋玩会儿？”起初我不敢擅离职守，听说是客人叫便应允了。包间里我大吃大喝胡侃一气，搞得气氛热烈。骚蛋、傻蛋、零蛋约好下次来前通知我和贾银，并发了爷二百块钱。贾银住北太平庄，离我父母家挺近，我很高兴认识她。

“今儿怎么那么晚？”舟童跟家买醉，撇着蠢嘴微摇微晃地搭上我肩膀。郝女士坐一旁织毛衣，他握酒瓶当他妈面抱着我啃。

“你不回来他就不睡，折腾得我也睡不踏实，这么下去怎么好哇。”郝女士摘下花镜伸伸懒腰，手托后腰走向卧室。

舟童目色迷离而单纯，满嘴酒气要靠近，被我一胳膊甩翻，以报复他对郝女士做的游戏：他常把郝女士推倒在床，趁她胖身来不及翻转，便从客厅冲刺一个飞鱼转身重重砸郝女士身上，砸得她半天起不来，我都担心她的肋骨被压断，后来我趁他冲刺时把卧室门一关，心一横，磕死丫！从此笨蛋改变目标袭击我，我俩就地扭打，郝女士哭笑不得。这就是我男朋友，神经轻微失调的舟童。

生意不会天天有，我不愿独守空房，闲了就到人头攒动的舞厅。保安和服务员知道我到处乱窜，但我行动小心，偶尔被主管撞见就说帮客人找朋友。

从楼梯下来，看见一包间服务员正和客人躲墙角狂啃，干柴烈火淫情四溢，我一惊，心想够黑暗的，坐台得了。

“星！找你半天了，干什么呢你？”主管面露愠色，身旁站着“大妈”，一副没帮我圆住谎的神情。“你们跟她走吧，K7啊。”